

青年佳作

Qing nian jia zuo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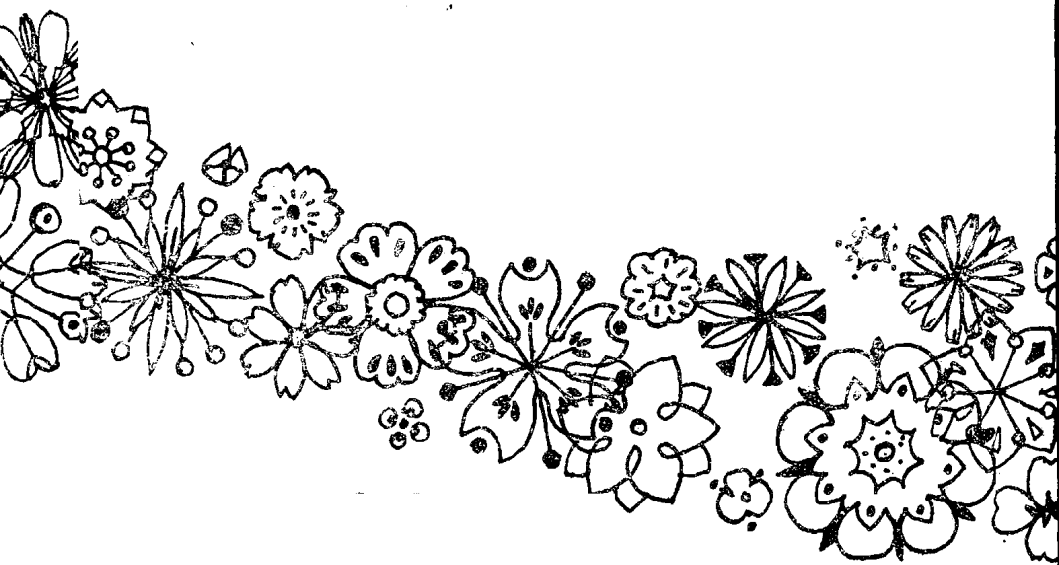
《青年文学》编辑部编

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青年佳作

《青年文学》编辑部

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青年佳作

《青年文学》编辑部

*

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

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

*

850×1168 1/32 12.75印张 265千字

1982年9月北京第1版 1982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165,000册 定价1.05元

· 目 次 ·

躲 雨	谢鲁渤 (1)
我们正年轻	叶之葵 (6)
“天使”与“野马”	吴广宏 (27)
韩梅音	韩石山 (41)
她们的路	王海鸰 (53)
诱人的枣花香气	成 一 (67)
山 民	唐 综 (84)
金鹿儿	毓 陶 (104)
金泉女与水溪妹	王小鹰 (124)
喜 悦	何士光 (135)
蓝围巾	李功达 (142)
飘逝的花头巾	陈建功 (154)
那绿色的山寨	张新奇 (179)
冷娃新传	邹志安 (209)
林玲玲	张建中 (230)
共 鸣	张 波 (247)
热 夜	刘 恒 (264)
风吹唢呐声	韩少功 (281)

✓ 本次列车终点	王安忆 (307)
小炉匠招婿	丁正泉 (335)
军 人	林小玎 (352)
河南小妞	陈 新 (364)
星	陶 正 田增翔 (371)
花 市	贾大山 (386)
✓ 童 话	朱玉葆 (393)



谢鲁渤

躲 雨

〔作者简介〕谢鲁渤，一九四九年十二月生，山东省莱芜人，自幼生活在杭州。高中未毕业，即赴黑龙江插队，后参军，一九七六年退役，现在杭州市上城区文化馆工作。中国作家协会浙江分会理事。发表作品有长诗《雪地里的冬青》，组诗《北大荒，我的摇篮》、《黑土地》、《军中轻音乐》、《密密的小树林》等；一九八〇年后，发表了《烛光》、《露》、《西山坡》、《十八岁的哥哥坐在小河边》、《三重奏》、《离休》等短篇小说和《鞋垫》等散文。

雨突然下大了。刚才还只是稀稀疏疏的，可是一下子，路边上繁茂的法国梧桐树叶象是变成了筛子，沙沙沙，把大颗大颗的雨滴从缝隙里筛下来，越来越密……夏日多雨，来得急，去得也快，躲一躲吧。我朝路旁一幢大楼跑去。这大概是个车库门，向里凹，上面还有块檐板。风摇树影，橙黄的灯光飘过来，又飘过去，檐下一会儿明，一会儿暗……

我突然感到懊丧。这怎么去孟阿姨家呢？她怎么竟挑了这个个日子！我怎么会答应的呢？我一向讨厌别人给我介绍对象，可到底禁不住孟阿姨那张嘴，说什么我是她看着长大的，他也是她看着长大的，就象她的一双手，再相称不过了；又说我妈妈在她家里见过他，喜欢了，才托她来牵个线。我真怕她无休无止地说下去，默许了，反正是见见面嘛。他是个什么样子呢？我想象不出，只觉得这件事还没开始就好像已经结束，你看这雨，总不是好的预兆！

有两个人穿过雨幕朝我这里跑来。是一对恋人。他们微微喘着气，谁也不说话。女的很美，穿一条镶边的直筒裙，倚着墙，用手掠着头上的水珠，她的眼皮是垂着的。男的站在她对面，似乎并不理会身上的雨水，只是望着她，她的眼睛，她的嘴唇，她的……风摇树影，橙黄的灯光飘了过去，檐下暗了。他向她走近了一步，挨着她，头微微偏下来……我意识到接下去是什么，赶紧转过身子，我的心跳得厉害，脸发烫了。

风摇树影，橙黄的灯光飘过来，檐下亮了。随着一串男子粗犷的笑闹声，一辆自行车直冲檐下撞来。我一惊，急忙躲避，车子“咕”的一长声，在我面前煞住了。照面的是个小伙子，雨水把长头发抹到了脸上。紧跟在他后面，又是两辆自行车。大概他

他们是朋友。檐下显得拥挤了，先来的那个小伙子扬了扬手，招呼他的朋友：“把你们新‘马儿’搬进来。”他把自己的车子架在雨中，“我的，让它洗个澡。”他说着，看了我一眼。

他们掏出了烟，三个脑袋围住一星火，青烟弥漫开来了……

长头发甩了甩头上的雨水，又用手梳理了一番，美美地吸了一口：“妈的，老子每次晚上逛出来，都下雨。”

他的一个朋友搭上去说：“下雨啥关系，反正你下了班就闲得无聊，在这里躲躲，也不错嘛。”

“你晓得个屁。”长头发满嘴烟雾，“跟乔乔说好晚上喝茶去的，他又吃老子的‘垫枪’了。昨天也是，约好十二点半碰头，老子一点钟还在喝酒。哈哈。”他笑得又粗又响。那笑声是朝我这里来的，我知道他又在看我，侧了侧身子，可是风摇树影，橙黄的灯光飘了过去，暗影里，“直筒裙”的肩膀被她的……搂住了，头靠在他的胸脯上。我只好再侧过身去，突然发现我身边又多了一个人，是一个宽额头的年轻人，见我侧过身来，他往边上让了让，这一来，雨已经扫到他了。

“你给乔乔吃‘垫枪’，不怕他报复？”

“怕？我怕什么？上个礼拜还跟小四川打了一架，他一块手表打掉了，找老子，老子拎他到派出所，小金，金东昌……”

“噢，那个翘鼻头，对不对？”

“对，就是他，我们是朋友。他来处理，对小四川说：‘你的表是在毆斗中失落的，他没有责任，不负责赔偿，但可以帮你寻找’。一句话，老子一点事也没有，写了张检讨，检讨书算个屁，老子照样自己跑到厂里保卫科打招呼：‘小魏，昨天打了一架，怎么？跟你讲讲吧。’小魏说：‘已经晓得了，你去吧，以后嘛……有数点。’又算完了。”他得意极了，“啐”的一口，把抽剩的烟蒂吐了出去，划出一道细细的发红的弧光。

三个人嘻嘻哈哈又笑闹起来。他们开始谈女人，哪个漂亮，哪个风骚。三个脑袋又围住一星火，青烟又弥漫开来。一会儿是窸窸窣窣的小耳朵，一会儿是哇哇啦啦的大喇叭。偶然路过这里的行人，没有不回头看一眼的。真要命，连我也成了行人回顾的对象，站在这地方简直是受罪，可是雨偏偏又下个不停。当橙黄的灯光又一次飘过去的时候，我看见“直筒裙”的嘴唇已经和他贴在一起了。我心里嘲弄地“哼”了一声。这两个宝贝，慢说是下雨，旁边还有三只“高音喇叭”，就是下刀子，旁边有八台大戏，恐怕也惊动不了他们。我感到烦躁，开始跺脚。凭着姑娘敏锐的感觉，我知道“长头发”又在看我了，我浑身好象爬满了小虫。檐下就这么一块小地方，我躲不过他的眼光，但我决不让他用那样的眼光审视我，谁知他那颗无聊的脑袋里还在想些什么！我很想找个人说话，或是干点什么，但是除了雨声，除了“直筒裙”这一对和“长头发”这一伙，只是孤零零的我。哦，不，我忽然看见了他，看见了那宽宽的额头，我怎么把他忘了呢。他来的时候，我就没注意到，来了以后，我又把他忘了。其实他这个人，只要见上一面，还是很难忘的。不说他的额头宽宽的引人注目，他的眼睛也亮得很，好象在黑夜里会发光；他的身材，在檐下这些小伙子也许算不上是健美的，但是他健康、结实。他穿着工作服。他是哪个厂的？他一直站在最外边，说是躲雨，可是身上分明已经被打湿了。不好，“长头发”又和他的朋友窸窸窣窣了，他的眼睛还一直在我身上转。哼，你以为我是一个人吗？我什么顾不得了，对额头宽宽的他说道：

“你进来一点，看，雨，身上都湿了。”

他侧过脸，望了我一眼，笑了笑，又抬头看看天上飘下来的雨丝。“不要紧，这里亮一点，我……”他又笑了笑，伸出手。噢，有几张卡片，需要凑点亮光，才能看得清。我很想知道卡片上写

的是什么。公式？单词？他在读电大？学外语？唉呀，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呢？可越是这样想，就越想探究个清楚。我终于发现我站的这块地方，也是可以照到一点亮的。我居然往“长头发”那边挪了挪，腾出一点空，对他说：“你进来点吧，这里，喏，也有亮。”

他站到我刚才的位置上了。“谢谢。”他说。

“光太暗，恐怕看不大清楚。”我说。

他笑笑，没说什么。他大概不愿意和我说话。

“要亮的到路灯下去！这里当然暗一点好。”

气人！“长头发”竟搭上话来，还耸了耸肩膀。不过，这一回他不是看着我了，而是看着耳鬓厮磨的“直筒裙”那一对。三个脑袋又围住了一星火，青烟弥漫开来，随即是一阵狂笑。宽额头的小伙子忽然抬头望了望天，又伸出手掌试了试雨。呀，雨竟然小了。风摇树影，把法国梧桐树叶上积起的雨水滴滴嗒嗒地抖落下来，橙黄色的灯光飘过来，湿漉漉的地面清爽极了。他把卡片揣进口袋，看了看表，朝我笑着点了点头，算是告辞。他钻出檐子，向街上跑去。

真是神差鬼使，这是怎么啦，我竟跟着他也向街上跑去。雨还在下哩，虽然小了点。“长头发”他们扯着嗓子不知又在说什么了，大概正在议论我吧。我这是往哪儿去呢？说不清。他在我前面跑着，宽宽的额头、很亮的眼睛……

他会不会也是上孟阿姨家去的呢？……

（选自《东海》1981年第1期）



叶之葵

我们正年轻

〔作者简介〕叶之葵，一九四九年生，湖南株洲人。一九六五年初中毕业后，进厂当工人。一九七八年调株洲市文化馆工作。中国作家协会湖南分会会员。一九七三年开始文学创作，先后发表有《在乡村的首班客车上》、《夹缝中》、《江堤，在暮霭中延伸》、《我们建国巷》、《我们正年轻》、《婚事》等十多篇短篇小说。

年轻的时候，是个最最莫名其妙的时候，生活里充满了莫名其妙的荡动，莫名其妙的追求，莫名其妙的懊丧，莫名其妙的惆怅，还有那莫名其妙的……怎么说呢？

幸亏大家都有个年轻的时候。

我们三个人住在一间房里，一间十平方米的单身宿舍。我的对面是徐平，一个长着漂亮脸蛋、爱说爱笑的伢子。他父亲是厂里的行政科长，但他不肯住在家里，他爱和我们在一起过无忧无虑的集体生活。睡在我对脚的是张民主，又黑又矮，嘴唇厚厚的，憨得可爱。不过，他晚上睡觉的时候，简直有些可恨，又打呼噜又磨牙，象手扶拖拉机试车，象手锯锯薄钢板，那种声音，哎呀，啧啧！和他头靠头地睡了一夜，我吓得赶紧把枕头搬到另一头去了。唉，要是将来哪个倒楣的姑娘找上了他，不弄出个神经官能症来才出鬼咧！

我们在一起还是很快活的，一起上班，一起看电影，一起上夜校，一起打篮球；有东西大家吃，有祸大家当。饭菜票放在一个抽屉里，谁吃完了谁拿。反正大家都是二级工，彼此彼此，三十多元一月，正好管饭，谁想把饭钱都省下来，存在银行里，也发不了财，还不如过过“共产主义”，图个痛快。至于要不要留些钱找老婆，那是以后的事了。

我们豪爽，我们大方，我们中间充满了友谊和温暖。我们在这片嘈杂的单身宿舍区里建立了自己的恬静而有节奏的生活，一个星期看一场电影，半个月上街会一次餐，每天早晨六点半

床，晚上十点熄灯，雷打不动。

终于有一天，我们生活的节奏被破坏了。熄灯后，大家躺在床上居然议论起女人来，领头的竟是张民主这个憨它子！

张民主刚躺上床，就向大家报告了一个震撼人心的喜讯，说厂里今天刚调来一个又白净又妩媚的漂亮妹子，那眼睛，那眉毛，那神气……哎呀，天！到底怎么个漂亮法，张民主嘴笨，说不清。他只知道，那妹子真的漂亮，确实漂亮！要不，劳资科门口怎么会有很多人围着看？要不，管财务的王副厂长怎么也会借机到里面去串一路，而且半天不肯出来……

王副厂长？那个成天板着脸，脖子挺得象公鸡一样的老信子？他原来也懂得爱漂亮！嘻嘻，大家笑了。床板嘎嘎地响。

“喂，那妹子叫什么名字？”徐平的情绪被这条新闻彻底调动起来了，他“啪”地拉亮电灯，从床上支起身子问。

“叫，好象叫什么闵星吧。”张民主说。

“敏星？有这号姓？莫名其妙！”

大家又笑。

“喂，她分在什么车间？”我故意淡淡地问。

“我怎么晓得？我又不是劳资科长！”

徐平刻薄地说：“你怎么会不晓得？你不是在劳资科的窗户外面站了一下午吗？”

老实的张民主回不上话，嘴里咕咕噜噜地骂了一句，不再作声了。这种场合，老实人总是要吃亏的。

于是，笑得更厉害了，敞开喉咙打哈哈啊，抡起拳头擂床板啊，惊天动地。放纵是人的天性，节制是人的理性。图个嘴巴热闹，上不违国法，下不犯厂规，不算过份。我们喜欢痛快。因为我们是年轻人。

我们拖拉机厂是重工业，男的多，女的少，没结过婚的妹子

象动物园的熊猫一样珍贵；更何况是漂亮得出奇的妹子！

大家嘴巴上笑啊笑啊，心里却又实在想听张民主继续说下去。一种莫名其妙的情绪……

这一晚，我也搞不清到底是什么时候熄的灯，谁关的灯……闵星，莫名其妙……她到底长得是个什么样子……

二

天底下竟有这等巧事！闵星第二天分到了我们车间，而且分在我们钳工班。第一个认识她的居然还是我！

当劳资科长和车间主任把她领进车间来的时候，很多人都情不自禁地停下了手中的活。她长得确实出格，白嫩的脸庞上似乎泛着一层圣洁的光，使人想看而又不敢多看。她的眼睛鼻子眉毛到底和别的妹子有什么不同，我说不清楚。

我只知道，别的妹子是用嘴巴笑的，闵星是用眼睛笑。

“我认识你。”她歪着头，笑着，对我说。

我愕然了，停下手中的活，仓皇地抬起头来。我闻到了一种陌生的、使人感到窘迫的香水味。

她吃吃地笑。我更惶然了。

“你是潘师傅吧。进厂门就在光荣榜上看到了你的照片。你真行！”她笑着，眼睛一闪一闪的，象两颗调皮的、美丽的小星星。

我们就这样认识了。

从此，闵星上班总爱沾着我。大概是她新到一个单位，心理上需要一个依靠。我也喜欢她沾我，因为……因为她漂亮。

“潘师傅，你教我。”一次，她这样请求我。

我当然愿意教她。可是，我教她什么呢？她是二级工，我也

是二级工，尽管她原来在无线电厂不是干钳工的。

“教我打鑿子。”她说。

这个啊，好说！没有这手硬功夫，我当得了劳模？我当场即兴作了技术表演。我抡开手臂，只见两磅重的榔头在空中划出一道弧线，带着呼啸，夹着阵风，沉重而准确地落在左手握着的鑿子头上。“乓”地一声，虎钳上夹着的指头粗细的圆钢应声断了，撞落在防护网上。这一锤打得真叫干净、利索！

闵星吓得捂住脸，惊叫起来。她的表情有些夸张。我喜欢她的夸张。她的夸张是真实的。

轮到闵星“实习”的时候，情况就不一样了。两磅重的榔头抓在她纤细的手上，就象是举重运动员的杠铃，显得那样的沉重。好不容易抡了一下，却砸在自己的左手上。

她的手背马上红了一块，鑿子掉到了地下。真不经打！幸亏她的右手和左手一样没用。要是换上我那一锤，至少落个粉碎性骨折！

我笑她：“好了好了，这不是搞阶级斗争，整别人。锤子底下是自己的手，要‘稳准狠’，要讲政策哩！”

闵星眼睛里闪着泪花，一跺脚说：“去，都怪你！谁叫你在旁边看我？”

看，反怪上我了！我吹着口哨到一旁抽烟去了。

她又在那里敲了起来。指甲一般大小的鑿子头，她哪里打得中，榔头十有八九是落在自己的左手上，“卜卜”地响。她不断地弯腰从地上捡鑿子，不断地朝左手上呼呼地吹气。我在一旁看都受罪。

“看啊，断了断了！”二十分钟以后，她举着个圆钢头子，兴奋地朝我喊。

她的左手肿得象一个红包子。我说：“是啊，不过，手也差不

多了！”

她气了，说：“去！”转身又要拿榔头。我这才拉住她：“这手上的功夫，越急越学不好，慢慢来，明天再练吧。”

“明天还要教我练锉刀。”

我答应了。

她笑了，眼睛一闪一闪的。

三

不到半个月，闵星就和我混得相当熟了。她喜欢和我在一起，我也喜欢和她在一起。在她身边，使人觉得连周围的空气都变得清新了。

这些日子，张民主和闵星没捞上三句话。他在女性面前总是自卑。但我知道，他的心里是喜欢闵星的，要不，闵星新领的榔头把他会给她漆得油抹水光？要不，闵星新领的锉刀柄他会给她配上金光闪亮的铜套？默默无闻地为闵星做事，是他的一种享受。他是个惹人。

徐平在女同胞面前向来是自信的。他经常旁若无人地坐在闵星的对面吹牛皮，东边起云，西边下雨，南边打仗，北边涨水；天上的事他知道一半，地下的事他全知道。每次，闵星总是津津有味地听着。

闵星对什么事都感兴趣，对什么人都感兴趣。有人约她打球，她去；有人约她看戏，她去；有人约她跳舞，她去；有人约她游泳，她也去。进厂半个月，全厂上上下下，谁不知道她闵星！我们这个不受表扬不挨批评的中游班组也跟着傍了福，出了名。

不过，大家还是知道闵星和我最亲近。于是，路上碰着，喊我潘哥的多了，给我敬烟的多了。哎呀呀，想不到来了个闵星，

我竟变得比全国劳模还受人恭敬！

我自豪。

四

“潘师傅，给我帮个忙吧。”一天，闵星对我说。

“帮什么忙？”我问。

“行政科给我分了房子，我想从招待所搬出来。”

帮她搬家？她拎着脸盆漱口缸子在前面走，我抱着铺盖在后面一步一趋地跟着，从人来人往的招待所出来，穿过卫门，穿过广场，穿过商店，穿过那由各式各样的目光织成的网……天，亏她想得出！

我不作声，低头干着活。

“我这是第一次请你帮忙……”闵星轻声地说。她看着我，目光幽幽的。

我想起了外婆家的那只小花猫。小时候，我每年放暑假住外婆家，它总是偎着我睡。它嘴馋的时候，就对我“咪呜、咪呜”地叫，歪着头看我，甜甜的。每次它这样，我连外婆最心爱的熏鱼也敢偷给它吃。我敢打狗，敢骑牛，但是，我从不违背这个小生命的意志。因为，它的声音和目光是从另外一个世界来的。

我答应了闵星。

她无声地笑了，眼睛一闪一闪的。

吃过晚饭，我来到招待所。闵星的房间里已闹成一片。徐平和张民主都在这里，怪不得他们吃过饭就都匆匆忙忙地走了，问他们还不作声呢！见着我，他们有些尴尬。其余的七八个胖子有的我叫得出名，有的叫不出名，不过，我都认识。他们是厂里的“浮头鱼”，经常在剧场舞厅里抛头露面。他们干起活来一